



地下室开始的旅行

〔日〕柏叶幸子 著 〔日〕杉田比吕美 绘 赵玉皎 译

世界就像一棵树，本来只有一个树干，但分成了若干枝条，一根枝条上是红彤彤的叶子，另一根上则是黄色的叶子。我们本来是红叶上的虫子，却被风吹到了黄叶上。

南海出版公司

地下室开始的旅行

〔日〕 柏叶幸子 著

〔日〕 杉田比吕美 绘

赵玉皎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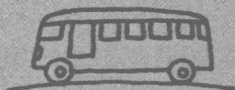
南海出版公司



目 录

奇怪的访客	1
神奇的相邻世界	25
鸡冠花镇的烦恼	43
希波克拉底师徒失踪了	61
火山口上的集市	79
木苜时国公主的忧虑	101
无时雨国的王子	117
掉进了弹回井	137
斩水珠仪式	155
多么有趣的旅行啊	177

奇怪的访客



“下一站是大街五区，请下车的客人作好准备。”

阿茜从口袋里掏出钱包，连忙站了起来。公共汽车猛地停住，阿茜抱着包袱，又扑通一声跌坐在座位上。

为什么那个售票员小姐说话嘴里像是黏着口香糖呢？而且，车子竟然停得这么猛！阿茜气鼓鼓地下了车。公共汽车扔下她，扬长而去。

“咦，零钱怎么……”阿茜把手缩回来，才发现车票涨价了。她已经一年多没来这里了。

下车的人们瑟瑟地缩着肩膀，向四面八方消失而去，站牌处只剩下阿茜一个人。

来到大街尽头的五区，前方河里的流水声比车声更

为响亮。冷风从河对岸吹过来，阿茜紧紧地裹住了围巾。

公共汽车慢悠悠地绕向西川镇，透过它扬起的尘土，可以看到阿智姑姑的药房。

“好烦哪，阿智姑姑！”

阿茜慢吞吞地向药房走去。

阿智姑姑是爸爸最小的妹妹，她这个人有点儿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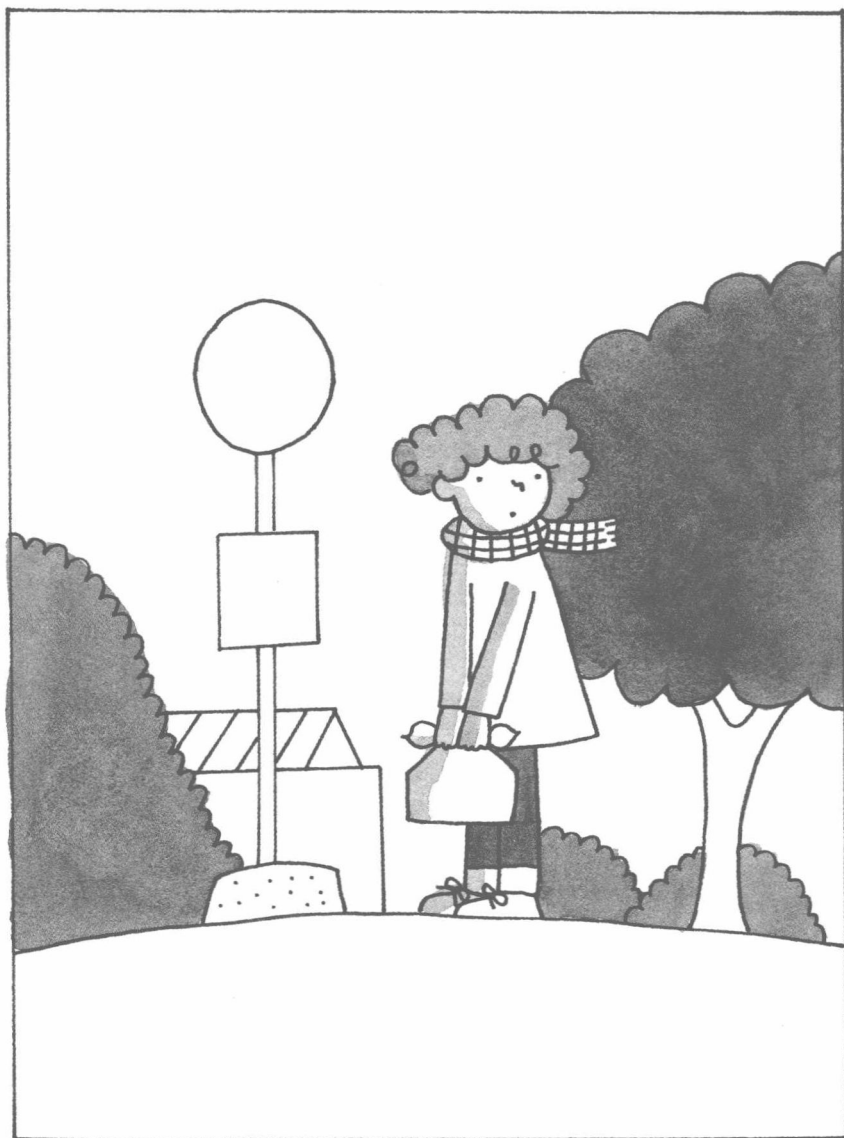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，她的年龄不清楚。如果问爸爸，爸爸会说：“呃，阿智和我差几岁来着……”然后数着其他的兄弟姐妹挨个往下算，可是每次算到一半，爸爸就会糊涂了。

第二，她的住处不清楚。阿智姑姑的药房建在丁字路口上，公交站叫作大街五区，住址却既可以说成西川镇一街，也可以说成东山镇五街。

有一次爸爸问她：“你的地址怎么回事？你在贺年卡上写的是西川镇一街，暑期间候信上又成了东山镇五街……”阿智姑姑却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：“贺年卡是在店里的柜台上写的，在西川镇一边。暑期间候信是在二楼书桌上写的，那里就属于东山镇啦。”

从那以后，阿茜家就把阿智姑姑的店称为“半半屋”。

第三，她究竟是勤快还是贪玩，不清楚。她一会儿在店门口大卖特价除蟑药，从早上七点一直干到晚上八



点，把嗓子都喊哑了；一会儿又出去旅行，药房一关就是一两个月。那种时候，“本店有事休业”的牌子就代替了阿智姑姑，在风里摆动着，忙碌地拍打着大门。这正是今天阿茜希望看到的景象。

第四，她到底是寡言少语还是多嘴多舌，不清楚。她到阿茜家里来玩，多半只有吃东西时才会张嘴。可是，她一旦开口，就会毫不客气地说出惹人不高兴的话。她说阿茜“这孩子雾涂涂的”，妈妈问为什么，阿智姑姑说“她总是恍恍惚惚，一副糊里糊涂的样子”。妈妈觉得很有趣，笑了起来，可阿茜却不觉得有什么好玩。

就因为这个，阿茜的兄弟姐妹都对阿智姑姑敬而远之。

今天这份差使，妈妈明明不是非得派自己来不可的嘛。虽说阿爱姐姐感冒了躺在床上，那是没办法的，但一郎哥哥或二郎都可以来嘛。可是他们俩一个说要考试，一个说要打棒球，都溜走了，结果只有自己被抓了壮丁。看来，自己确实有点糊涂。

药房门口没有挂“本店有事休业”的牌子，阿茜无可奈何地推开店门。

门铃丁零丁零地发出柔和的声音，楼上立刻传来“来

啦！”的叫声，楼梯咚咚地响了起来。一股药味扑面而来，阿茜赶紧捏住鼻子。最讨厌这个味儿了。

阿智姑姑出现在阿茜面前，她一只胳膊已经伸进了白大褂，另一只胳膊正在往袖子里套，那模样活像个稻草人。阿智姑姑的头发还是老样子，像个乱蓬蓬的拖把。

每当见到阿智姑姑的头发，阿茜就会一阵烦恼——她的头发和阿智姑姑一模一样。每次听到爸爸说“阿茜越来越像阿智了”，阿茜就冲到镜子跟前，揪着自己卷卷的头发唉声叹气。让阿茜庆幸的是，幸亏她的鼻子不像阿智姑姑——阿智姑姑的鼻子居然像魔女那样耷拉着。

“唉，原来是雾涂涂。”

阿智姑姑慌慌张张地穿上白大褂，见来人竟是阿茜，显得很失望。

“是我，阿茜。”

说着，阿茜把包袱递给阿智姑姑。

“咦？嫂子给我的？”

阿智姑姑把包袱放在柜台上，一边解着包袱皮，一边抽动着她耷拉下来的鼻子。

“我知道了，松磨饭！”她高高兴兴地打开提盒盖，“果然嘛，我的鼻子从来不会出错。”

阿智姑姑伸手去撮松蘑饭，一边吃，一边看阿茜妈妈的信。

“啄木鸟感冒了？”她问。

啄木鸟是阿智姑姑给阿爱姐姐起的绰号。阿爱姐姐的口头禅是“告诉我，告诉我”，这个绰号还真适合她。说起阿爱姐姐来，她会把什么都刨根问底地挖出来，阿茜藏日记的地方是她发现的，爸爸的私房钱也是被她翻出来的。

“为了感谢松蘑饭，我来配感冒药吧。”

阿智姑姑舔了舔手指，开始在店里跑来跑去。

“发烧吗？嗓子疼？”

“好像不怎么发烧。不过，据说嗓子肿了。”

“明白了。那需要用卢戈耳氏溶液。我放哪儿了呢……地下室？你等一下。”

阿智姑姑把地板上的一块盖板拉开，钻到地下室去了。

已是秋天，一会儿工夫天就黑了下来。才四点钟左右，店里已经有些昏暗了。阿茜四下看看乱七八糟堆着药箱药瓶的店，有点胆怯起来。店里静悄悄的，连风轻轻拍打门的声音，都会把人吓了一跳。

“雾涂涂，下来帮个忙！”

阿智姑姑冷不防一声大叫，把阿茜吓了一跳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她倒是放下心来，也钻进了地下室。

地下室好像是个药品仓库。在电灯泡灯光的照射下，阿智姑姑的影子忽而拉长，忽而缩短。

“你找找写着卢戈耳氏溶液的箱子。应该就放在这里。”

阿智姑姑把头埋在纸板箱中间，随口吩咐阿茜。没办法，阿茜只好挤进箱子堆里。

“咦，有水！”

阿茜发现在墙根处的地板上有一块黑乎乎的水洼，叫了起来。

“嗯？啊，不要碰！也许是甲酚瓶从上面掉下来了。”

阿智姑姑凑了过来，看到水洼，她疑惑地歪起了脑袋。“奇怪……并没有瓶子碎片啊。难道是水？”

阿智姑姑跪在地上，抽动着鼻子。

“好像就是水。这个仓库建成二十年了，从来没有受过潮、渗过水，我一直引以为豪呢。”

阿智姑姑噤起了嘴，拿起手边的一块布，擦起水来。

“啊！”

忽然传来一声大叫。

阿茜和阿智姑姑面面相觑，立刻站了起来。阿茜紧紧地贴在阿智姑姑身边。

“谁？是谁？”

阿智姑姑环顾着昏暗的仓库。

片刻之后，纸箱堆里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，从箱子后面趑趄趑趄地走出一个人来。这人长得活像根黑色的电线杆，薄薄的头发三七分开，紧紧地贴在头皮上，还像大学教授那样戴着单片眼镜。他的鹰钩鼻，连阿智姑姑都得甘拜下风，现在却挂着鼻涕，眼看就要落下来。他披着黑斗篷，斗篷下赫然露出一双光脚。仔细一看，他双手各提一只湿淋淋的靴子，水正滴滴答答地从靴子滴落到地板上。

“你到底从哪里进来的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阿智姑姑提高了嗓门。

那人却只是瑟瑟地发抖。

“你把裤子穿上，行吗？”

听了阿智姑姑的这句话，披斗篷的人抖得更加厉害了。

他不是冻得发抖，而是因为生气。

阿茜看到那人额头上暴起的青筋，吓得躲到了阿智姑姑身后。

那人颤抖着手指，指向阿智姑姑拿着的那块湿淋淋的抹布。阿智姑姑疑惑地展开一看，居然是一条裤子！

阿智姑姑慌忙把裤子递给那人。那人接过，尴尬地吸了吸鼻涕，紧接着又打起了大喷嚏。

“这里太冷了，到上面去吧。我先说明，我可是合气道^①三段！”

阿智姑姑一边说，一边催促那人上楼。

沿着咯吱作响的楼梯，三个人鱼贯而上，来到阿智姑姑二楼的房间。阿智姑姑指了指被炉^②，阿茜钻到了她身边。男子则拎着裤子站在那里，四下打量着房间，又似乎很疑惑地摆弄起电话机来。

“你坐这儿行吗？”

阿智姑姑拍了拍坐垫。然后，她点着火炉，把水壶放了上去。

阿茜还是第一次进阿智姑姑的房间，不由得四下张望。她偶尔到半半屋来，都是在楼下的店里把事说完，

① 日本古代柔术的一个流派。

② 日本的一种取暖设备。

就逃也似的跑回家去了。

这是一个多么难看的房间啊！挂在粗柱子上的鸽子钟，还有放在窗边的旧书桌，都显得那么刺眼。

“你是从哪里进去的？下面仓库的门锁着，店里的盖板也不是一眼就能发现的。”

阿智姑姑瞪着男子。

“我是从旁边进去的。”

男子坐到被炉边，像是终于舒了口气。

“什么？旁边？你说什么哪！看上去你脑子挺正常的嘛。我们最近的邻居离这里也有五百米，你怎么可能从旁边进去……”

“我是从你真正的邻居那里来的。”

那人打断阿智姑姑的话，又用力重复了一遍“真正的”，然后看看两个人，仿佛在说“这下你们该明白了吧”。

“这人真奇怪！雾涂涂，你赶紧去打电话，给警察也好，别的什么地方也行，反正能把这人带走就好。”阿智姑姑嚷起来。

阿茜欠身去够电话。

那人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看阿智姑姑，又看看阿茜，自言自语道：“难道这里不是上杉利津的家？”

“雾涂涂，你等一下——喂，你认识利津姑姑？”

阿智姑姑看着那个人。

“这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那人没有回答，倒是问起阿智姑姑来，仿佛在说“这才是更重要的事”。

“雾涂涂坐在西川镇，你坐在东山镇。我嘛，正对着鸽子挂钟，所以我的右半边在西川镇，左半边在……”

“明白，明白了。这么说我没有来错。呃，那位叫利津的人在哪里？”

那人连连点头，问道。

“利津姑姑三年前就去世了。”

听了这句话，男子一下子着了慌。“那么，这房子现在属于谁？”

“上杉智惠，也就是——我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就决定我是继承人了。”

“这是什么事！简直是……好不容易来到这种地方，事情却变成这样……”

那人呻吟般低语着，猛地站了起来。他皱着眉头，抱着胳膊，像动物园的熊那样围着被炉团团转。

“坐下！你坐下嘛！这么窄的地方，你咚咚地走来走

去，弄得灰尘乱飞。你倒说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那人脸色很难看，低头看着阿智姑姑。

“你愿意听我说？”

说完，他又坐到被炉边。

看到阿智姑姑点头，阿茜差点“啊”地叫出来。阿智姑姑真奇怪。这种来历不明的人说的话，阿茜才不要听呢。看他这副打扮——披着斗篷、戴着单片眼镜，简直见都没有见过。

阿智姑姑笑了笑，像在说“请讲吧”。那人却像是很难开口似的，先舔了舔嘴唇。

“我……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”

他仿佛下了决心，说道。

“雾涂涂，你去找人把他带走。”

“你不是愿意听我说吗？”

气氛骤然紧张起来，两人隔着被炉上堆着的苹果怒目相视。

阿茜又重新打量了一下这个男子。她原本以为这人会正儿八经地说点合情合理的话，谁知他一开口就说什么自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这一句话就把阿茜的想法彻底颠覆了。

那人把嘴巴抿成个“一”字，用手托着单片眼镜，瞪着阿智姑姑，仿佛觉得很棘手。阿茜忽然很想听听他到底要说什么。

“那么，你是哪里的人？是二维空间、四维空间的人吗？你不是和我们一模一样吗？手、脚、眼睛、嘴巴都一样。再说，你不是会讲我们的话吗？”

阿茜问。

“我正想说呢——和你们看上去很相像，我既觉得放心，又有些惊讶。说到我们的世界嘛……”

那人似乎认为找到了愿意听自己说话的人，变得和颜悦色起来。他转过身来看着阿茜。

“你知道交集维恩图吗？”

“知道。我已经上六年级了，数学课的时候学过，就是两个圆相交嘛。”

“对，对。这里有一个圆，是你们的世界。那里有另外一个圆，是我们的世界。这两个圆重叠的部分，就是下面的仓库。我认为，语言很可能就是从这个部分流传进去的，而且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两个世界的人也互有往来。”

那人用长长的手指在被炉上画了两个圆。

“什么重叠不重叠的，根本没那回事，仓库就是仓

库！”阿智姑姑叫了起来。

“我接下来正要说这个，你安静些。”

“哼……”阿智姑姑不高兴地噘起了嘴。

“那么，为什么以前没有重叠呢？这是因为利津女士和我们世界的土地所有人签订了契约。利津女士借用了重叠部分的土地。可是，我们世界的那个土地所有人去世了，我是为契约的事特意来到这里的。没想到这边的主人也换了，这可有些麻烦。”那人皱着眉头，摸起下巴来。

“雾涂涂，快去打电话，叫人把他带走！”

阿智姑姑紧紧地摀住太阳穴。

“幸亏我早有准备，料到了这种情况。毕竟，你们世界就是这样的嘛。如果没有这件东西，你大概不会相信我吧？利津女士应该也有一份一模一样的。”

只听得一阵沙沙声，那人从口袋里抽出一张泛黄的纸，在阿智姑姑面前展开。阿智姑姑欠起身盯着这张纸。

“是利津姑姑的笔迹。说到那位姑姑，没准儿压根不觉得这种契约有什么奇怪的。”

阿智姑姑嘟囔着，冲向书桌。

“唉——”阿茜无可奈何地垂下肩膀。那位利津姑奶